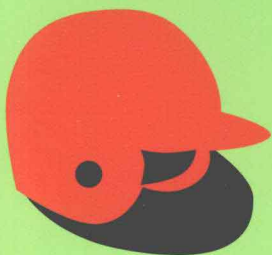


「目」村上龙 著 张致斌 译

跑啊！ 高桥

走れ！タカハシ



跑啊！ 高桥

〔日〕村上龙 著
张致斌 译

HASHIRE! TAKAHASHI by MURAKAMI Ryu

Copyright © 1986 MURAKAMI Ryu

All rights reserved.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.

Chinese (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)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MURAKAMI Ryu,
Japan through THE SAKAI AGENCY and BARDON-CHINESE MEDIA AGENCY.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：18-2012-416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跑啊！高桥 /（日）村上龙著；张致斌译。—长沙：湖南文艺出版社，2013.10
ISBN 978-7-5404-6320-5

I. ①跑… II. ①村… ②张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日本—现代 IV. ①I313.45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（2013）第172052号

跑啊！高桥

[日]村上龙 著 张致斌 译

出版人 刘清华

出品人 陈 垦

出品方 中南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上海浦睿文化传播有限公司

上海市巨鹿路417号703室（200020）

责任编辑 傅 伊

装帧设计 任凌云

出版发行 湖南文艺出版社

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508号（410014）

网 址 www.hnwy.net

经 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艺辉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3年10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开 本 880mm × 1230mm 1/32

印 张 7.5

字 数 100千字

书 号 ISBN 978-7-5404-6320-5

定 价 32.00 元

版权专有，未经本社许可，不得翻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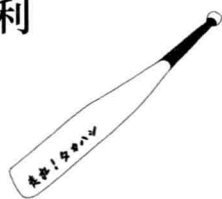
如有倒装、破损、少页等印装质量问题，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联系电话：010-89481861

目 录

我没有拒绝的权利	0 0 1
怪胎父女	0 2 3
女人就是了不起	0 4 3
下一代的文明	0 6 5
这实在是一场噩梦	0 8 5
老天选出的孩子	1 0 7
最后的机会	1 2 7
二十年后的聚会	1 4 7
仿冒小说家	1 6 7
幸福是要靠秘密与谎言支撑的	1 8 7
可靠者的烦恼	2 0 7
后记 村上龙	2 2 7

我没有拒绝的权利



坐在吧台喝酒的时候，我总会想，酒保是多么崇高的一种职业啊。

在有如巨幅织锦画的成排酒瓶和擦拭得晶亮的酒杯环绕下，他像祭司一样，将神圣的液体注入杯中，倾听顾客的烦恼，永远回应以静静的微笑。吧台尽头，坐着两名同行的丑恶贵妇，粗糙的脸上化了浓妆。她们不时窃窃私语，或是大声娇笑，看上去醉得差不多了。

不，搞不好只是装醉而已。

“怎么啦？”酒保笑着问两人。

贵妇旁边坐着一对看似新婚夫妇的男女，可能刚在这家饭店办过喜宴，正准备去蜜月旅行。彼此间不太讲话。新郎啜饮普通的调水酒，新娘只顾四处张望，以致迈泰鸡尾酒的冰块逐渐融化，杯里呈现出浑浊的橘色。

“要不要来点什么下酒菜？”酒保笑着问。

男女旁边坐着一个身穿深色西装的美国人，一脸寂寞，喝着

施丽兹啤酒。绝大多数的老外都只喝啤酒。因为旅游指南都会指明东京的饭店格外昂贵，如果要上饭店酒吧的话，最好只点啤酒。

美国人的旁边是两个年纪悬殊的人，以近乎交缠的姿势喝着香槟鸡尾酒。这两人的邻座是在任何一家饭店的酒吧都能见到的、有点钱就喜欢摆阔的家伙。然后呢，再过来，就是我了。

我的旁边空着一个位子。约定的时间已过，可是女伴还没有到。我独自一人默默地喝酒，很容易就搞不清究竟醉到了什么程度，到底喝了几杯。

“还要吗？”酒保笑着问。

我点点头。

他帮我倒了一杯纯波本威士忌。

“工作忙吗？”酒保倒着酒问。

“还好，外景工作全部结束了，接下来只要在国内配音就好。”我回答。

我是一家以制作海外纪录片为主要业务的电视节目制作公司的导演。直到两年前都在制作歌唱节目。酒保一直没闲着。准备酒杯，将香槟和白酒拿去冰镇，敲碎冰块，更换烟灰缸，端出生蚝和腊肠，毫不停歇。目前坐在吧台前的这九个人，恐怕全都是想要放纵而来喝酒的。或许每个人的情况各不相同，但心里想的却大同小异。没有哪个家伙喝醉酒是为了成为道德家。酒保果真是祭司啊。

尽管如此，我觉得或许还是先讲个笑话开心一下比较好。因为今晚接下来的时间都不会好过。就以亲切的酒保为对象讲个笑话吧。从去年到今年，大约有半年时间，我都在各地的贫民窟搜集资料，加尔各答、马尼拉、里约热内卢、蒙得维的亚，还有波哥大等地。身处贫民窟中，就会渐渐开始怀疑是否全世界都是贫民窟，就会觉得唯有贫民窟才是正常的。

也有许多让人捧腹大笑的笑话。在加尔各答，下水道曾经漂浮着婴儿的尸体。印度人据此编了一个很有趣的笑话。该怎么说好呢，毕竟这与婴儿的尸体有关，若是讲得不好就不好笑了。

“不好意思。”

女人出现了。久未谋面的情妇依然美丽，只不过不再是我的情妇了。没有了性，女人就会突然远去，可看起来却比以前更美了。

“路上塞车。”

再怎么塞车也不可能会像加尔各答的市场那么严重吧，我心里想着这类奇怪的事情。是酒精开始作祟了？

“很久没见面了，可是我没有太多时间，我妈今天要来，所以得早点回去。你看起来不错嘛。”

不错才怪！听了这一句话就更差了。原本也没抱多大期待，心里却还是想着搞不好熄灭的柴火可以再度燃烧，温暖我的身体。但不论在贫民窟，还是其他任何地方，事情往往不会那么顺利。

“能不能再说一遍？电话里讲得不太清楚。”

女人在青山巷子里一家精品店当店员。她是那种随处可见的女人，脸蛋漂亮，个子又高，显得骄傲自满。她叫清美。大家都喊她小美，上床时我也这么喊。女人点了以前常喝的白兰地调成的鸡尾酒，不是我喝的野火鸡。

“喂，说话啊。”

实在提不起劲。如果可以继续说几个贫民窟的笑话，喝到舌尖麻痹，一起洗澡涂抹香精油的话，那该有多好。

“事情是这样的，有个女人要告我。”

“这你说过了，是你老婆？”

“不是，虽然我老婆大概也快要告我了，不过还有人排在她前面。”

“你的女人可真不少啊。”

“没那种事。”

“算了，反正都跟我没关系。”

“唉，那个女人，那个要告我的女人，说要我赔偿她的损失。”

“什么损失啊，年纪很轻？”

“还好啦，一般。”

“二十三？”

“二十五。”

“确实一般。”

“没错吧？那个女人的律师表示，根据那女人的说法，她和我有明显的准婚姻关系。”

“那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意思是，对方声称被我绑住，说是受到束缚。”

“实在是搞不懂，我说，她不是喜欢你才会跟你这个有妇之夫交往的吗？”

“这种事情谁知道啊。”

“扯上黑道了吗？”

“没有，那女人是认真的。唉，我的律师说，这都是因为我总是在同一家饭店幽会的缘故。如果对象一直都只是那个女人，就有可能被认定为准婚姻关系。”

“我听不太懂。”

“所以我的律师说，即使是花钱找的女人也没关系，只要有别的女人曾经在这家饭店跟我有过亲密接触，即便一次也好，就能证明我在这家饭店的幽会都只是玩玩而已。”

“我才不干嘛呢。”

我的脸都绿了。怎么在这种事情上她的脑筋就转得这么快啊。

“别这样，先听我解释嘛。”

“还不就是要我出面帮你作证吗？太过分了。”

“还有就是我必须先跟你明说，因为是打官司，我没有办法支

付你任何酬劳。”

“混蛋！什么酬劳啊，你自己想想，我还没结婚呢，这要我怎么跟我妈交代啊？我妈还在上班，有时还会炖些东西给我吃。你啊，实在太过分了，你把别人当成什么了？难道你一点都不会替别人着想吗？”

女人说着哭了起来。泪水混着眼影变黑了，滴落在大理石吧台上。身穿深色西装的美国人眼带责难，望着我们。摆阔佬故意装作视而不见，继续谈论。

俗话说，“天大地大会哭的孩子最大”，可是相较之下，我觉得会哭的女人更难应付。就连毕加索都有一幅作品，名为“哭泣的女人”，而不是“哭泣的小孩”。不过现在可没空去想毕加索的事情。如果不想办法让这个女人答应的话，我未来大约四十年的人生就只能过着偿还贷款的生活了。我突然羡慕起在加尔各答的街角，一直静静坐在那里的老人。现在，我羡慕所有的人。

“别哭啦，拜托你做这种事，我也知道自己实在是厚颜无耻，可是我现在……”

“不对，不是厚颜无耻，是没常识中的没常识，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啊！”

记不得是第几次看到她哭了。谈分手的时候她也哭了。那是在六本木的法国餐厅。“没见过比你更差劲的男人了，你死后一定

会下地狱！”她大哭大叫着，吓得服务生差点摔了盘子。她一边哭，一边还照常用餐。等到那家店的招牌菜野鸽子上来时，咒骂声终于停下，转为赞叹：“真好吃啊！”年轻貌美、个子又高的女人实在强悍。我气喘吁吁，完全跟不上。该如何是好呢？难道要我也哭给她看？

“我只能拜托你了。”

女人停止哭泣。不知道是哭累了腻了，还是我的话发生了作用。如果不仔细摸索，就会错失回转的余地。

“我也很清楚，自己是个非常自私的男人，但现在的我真的很无助。住在乡下的老爸因为神经性风湿痛几乎无法走路，再加上妹妹肚里的孩子死产，我妈因为这些事有些神经衰弱。”

“噢，你妹妹的小孩死产？”

她跟我妹妹一样，一听到这种事情兴趣就来了。

“是啊，结婚六年好不容易才盼到的孩子。”

我妹妹已生了两个小孩，现在肚子里正怀着第三个。说谎的秘诀在于，自己要彻底相信这个谎言。如果不能骗过自己，就没办法骗过别人。这是制作电视节目的基本原理。

“好可怜，她一定很难过吧？”

“还好，我妹妹很坚强，昨天我们还通过电话。”

“不，那是逞强装出来的，她一定很难受。我嫂嫂也有死产的经历，那真的让她很难过。”

“我跟她讲了加尔各答贫民窟的事情。跟你说过吗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那简直是人间炼狱，将近一千万的人口有一半住在贫民窟，简单地说，就是人已经不像是人了，就跟动物一样在垃圾场里翻找食物。大约一百个人才有一间厕所，四溢的秽物使得马路变得泥泞不堪。下水道还漂浮着婴儿的尸体。”

“太可怕了。”

“日本的情况特别，其他国家都很苦。”

确实如此。每次出国，我都觉得日本很特别。日本的运气太好了，因外界的因素繁荣。但人们却认为这是他们自己努力得来的。但这种事情怎么样都跟我无关。我的目的远比净化加尔各答的贫民窟更重要。

“我啊，曾经跟我妹妹讲过那边一个家庭的故事。我去采访的那个家庭，全家六口挤在一个只有三坪¹大的空间，屋里就一张床，说是床也只是木板上铺了几层破布而已。大家轮流睡，孩子们全都外出乞讨，父亲在建筑工地做事，大概三天才有一天的工可做，日薪仅有三百日元左右，真的是只够糊口而已，可是大家都很开心。”

“开心？”

¹ 坪，日本的住宅面积单位，1坪≈1.33平方米。

“没错，孩子们的脸上带着光彩，跟晚上还要去补习的日本小孩比起来要快乐多了。”

女人的脸颊被流下来的眼影弄脏，酒保却没递湿毛巾过来。酒保服务周到，但绝不会踏进禁止入内的区域。

“过去，我从你那里获得许多。”

女人似乎正在回忆往事。她点了一杯她所怀念的鸡尾酒。

“现在回想起来，还是跟你交往的时候日子过得最精彩。”

“不会吧。”

“这阵子，我真的这么想。”

“怎么可能啊。”

“我又不具备任何技能，想想最后还是得嫁人吧。”

“你不是还有嫁给大富豪的可能吗？”

“才怪呢，我已经看清了。”

“看清什么？”

“身份啦，阶级啦，这些都是没法忽略的问题，我是认识那种有魅力又多金的男人啊，你也是其中之一。”

“别再说了。”

“那种男人是不会选择像我这种女人的，他们想要的是有钱人家的女儿，漂亮、聪明的女人，我已经看清了。”

“没这种事。”

“我很清楚，不然我问你，你也从没考虑过离婚，然后跟我在

一起，对吧？没关系，反正这都无所谓了。跟你说，跟你交往的时候，我觉得一辈子都不可能再吃到那么好吃的东西了，比如鱼子酱、龙虾、河豚，这些东西我爸我妈都不曾吃过。你还带我去新加坡、宿务这些地方。分手的时候之所以会哭，是因为我认为不可能再有那么快乐的时光了。”

“其实，只要身体健康，快乐的事情要多少都找得到啦。”

“你一定是那样。”

“任何人都一样啦。”

“你明明就不是那么想的。难道你忘了自己曾经说过，即使是今天，全世界依然有百分之九十九的人是奴隶？”

我哑口无言。女人说得没错。家庭仍然和乐的时期，虽然次数不多，可我偶尔也会带着五岁的女儿和三岁的儿子去离家不远的游乐园玩。奴隶总是会与同是奴隶的人结合，我经常这么想。奴隶的相貌、穿着打扮、言谈、态度，还有他们开的车，全都只是单纯的再生产而已。在加尔各答存在着言语难以形容的明显的阶级差别。可是也有活力。

“好啦好啦。”女人托着腮说，“实在拿你这个人没办法，只不过，你能够保守秘密吧？不会被登在《焦点》周刊上吧？”

“我的名气又没那么大。唉，真的很不好意思。”

“我要谢礼。”

“噢？我没办法支付酬劳的啊。”

“又不是要钱，你不是知道我喜欢鲤鱼队的高桥庆彦¹吗？安排一下让我跟他见面，我就答应去作证。这个条件怎样？”

我没有拒绝这个条件的权利。

我去找体育台的同事。

“你认识广岛鲤鱼队的高桥庆彦吗？”

我到底在干什么？上法院告我的女人每天晚上打电话过来哭闹威胁，老婆回娘家之后也只发来过“立刻将女儿和儿子的这个那个送来”之类的简短通知。明明还有超过五十万尺的影片等着我剪辑，我却不得不设法寻找能跟职棒球员见面的门路。为了活过一天，整天就只需要伸出手就好的加尔各答乞丐，实在令我羡慕。他们只要做必须做的事情就好。

“我个人跟他并没有私交，鲤鱼队的采访都是由广岛的联播电视台负责的。怎么啦？”

“唉，说来话长，能不能介绍联播台的人给我认识？”

“那有什么问题，要讨签名都可以。是为了向高桥的女球迷求爱吗？报酬挺不错的嘛。”

“这可不是什么明天多美好的开心事，惨事一桩啊。”

“以前，你好像有一种意大利来的珍贵香烟对吧？我要那个。”

¹ 高桥庆彦，日本棒球选手，曾效力于日本职业棒球联盟广岛鲤鱼队，于1992年退休，在其职业生涯中共击出163支全垒打，477次成功盗垒。